東京都立中央図書館蔵書

鹽鐵論卷之七

漢　汝南桓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榮校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去聲）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去聲）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頓。壞也。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闚其謀。芻蕘之役。咸盡

盧云侯字衍

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統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東野鄙人曰。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秦王子嬰曰。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去聲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暄上聲者。以爲宰士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去聲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音咨勾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去聲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令尹子西曰。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音扶佛音勃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去聲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韓嬰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音悅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夏侯玄曰。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衣去聲儒衣。冠去聲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眞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氾論曰。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蚍蜉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知。去聲爲桀斂者不爲仁。丞相去聲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

涂本作弟

盧云明意林作抱枯竹謂舊簡

未安故使使（去聲）者舉賢良文學高第（弟）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冊（策通作）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訟訟（音凶）不可勝（音升）聽訟訟衆言也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策通作）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亶用（亶信也）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音灰）議計利籌冊（策通作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眞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者也文學褒（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蹴蹐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去聲）

志小萬乘。去聲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去聲馬。仲尼弟子傳曰。孔子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道應訓曰。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相天下之馬者。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蛩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牲取之。特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此其所以多不稱去聲舉。詔冊通作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蹔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繆稱

涂本作趨

訓曰。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爍。許慎曰。鐸。大鈴。出於吳也。叢談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雖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鶡音押鳴音旦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鴟。無益於死。鶡鳴。渴鳴也。詩云。相彼鴟鳴。尚或惡之。鳴急旦也。增韻曰。鴟鳴求旦之鳥。形似鷄。晝夜常鳴。陸佃曰。怪鴟其鳴即雨。爲繇可以聚衆鳥。一名隻伏即飛也。伏。晝無所見。夜即飛也。

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音只梏音谷於舊術。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牽於閒音閑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音只梏音谷於舊術。有司桎音只梏音谷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音扶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去聲不能用。雜事篇曰。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蹶席而起

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有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二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爲司寇。然後悖熾。泰族訓曰。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賈。田漁皆讓長。斑白不戴負。騏舉之在伯樂。音洛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音奴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去聲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音檢駑。音奴御之。是猶扼騏驥鹽車而使責之疾。騏。駿。御也。扼。通作軛。轅端橫木。駕馬領者。此賢良文學多不稱去聲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盧云此篇總目作國疾當篇作國病今觀篇末語作國疾爲是

大夫曰。嘻。諸生闒音達茸音戎無行。去聲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不用於世也。何

盧云二人不同時或設言柱子時士師無柳下其人

涂本此段屬前篇末

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攝引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秦紀曰。李斯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盧生爲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潘生曰。儒林塡於坑穽。詩書煬而爲煙。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叢談曰。士橫道而偃。四肢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其士。廣人將昌。必有良子。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家語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棺。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況乎位天下之本朝。音潮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詩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昔者商鞅相去聲秦。

盧云二字衍

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百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司馬貞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葅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悒悒。不安也。

丞相去聲史曰。夫音扶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閭音銀爭去聲鹽鐵亦非爲去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去音扶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

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音鄂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去聲。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去聲。湯曰。藥食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干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貶友。韓非子曰。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故愕愕音鄂者。福也。諓諓音淺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音潮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音鄂。此乃公卿之良藥。鍼音針石。正諫篇曰。趙簡子有臣曰

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功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諸葛恪曰。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蘇。氣索貌。不安也。

丞相去聲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公孫鞅曰。窮巷多怪。曲學多辨。文學守死溝瀆之語而終不移。夫音扶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覩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食貨志曰。文景之時。屢赦有司。以農爲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

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至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都。美也。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故謂之都。相如傳云。車從甚都是也。邊諷所居蕞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嚎。故其閭閻吝嗇村陋之狀出。故謂之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顏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學官之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賢良曰。夫音扶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酈滕灌之屬爲輔。雖既異世。亦即閎夭太顛而已。班固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劒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卒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材。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

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蕭曹樊酈滕灌之屬。謂鄼侯蕭何平陽侯曹參舞陽侯樊噲曲周侯酈商汝陰侯滕公潁陰侯灌嬰也。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帝王世紀曰。伯禹生於石坳。水經注云。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余氏解云。周自古公遷于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也。地與畎夷近。故曰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迭。通作軼。出入郁市。一旦不知返

盧云後字衍

盧云以下疑脫一字。所疑當在以字下

盧云疑羸縢之羸

數然後終於廝音斯役而已。僕雖不生長音掌京師。才駑音奴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所以聞閭里長音掌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音酖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音洛之聞。出無佚音逸遊之觀。行即負羸音縲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

盧云勝疑衍

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音瘴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華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音升載。夏蘭之屬妄搏音博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平準書曰。縣官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江充傳曰。上拜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所戒切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

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朞。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音壞）案。凡席緝蹀（音牒）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糏（音稗）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塲。康莊馳逐。窮巷蹋（音達）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古腰字）歛（古本作臉）從容。傅白黛青者衆。無而爲有。貧而強（巨兩切）夸。文表無裏。紈袴（音褲）枲（音徙）裝。生不養。（去聲）死厚葬。送死殫（音丹）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去聲）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反質篇曰。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伎功。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

藏涂本作減

盧云不疑行

盧云足下當有之字

盧云生譌且有脫文

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故國有嚴不急之徵。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即生前不足疾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蝦音奚乎。方言曰。蛟蛛齊謂之蝦蟆蟬之別名也。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音異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晩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孔子世家曰。孔子云。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夫音扶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亦以春秋。

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

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音汚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令狐茂曰。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慕位。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修務訓曰。孔子無墨子之突。墨子無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班固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大夫默然。

丞相去聲史曰。願聞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去聲。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坊古防字之。泰族訓曰。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

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傳曰。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以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

間諫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

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去聲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雜毛不取。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今富者逐驅殪音尖網罝。掩捕麑鷇音冠毈音耽沔。猶鋪百川鮮。羔羜音兆幾音幾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雛。冬葵溫韭。浚苞音疵蓼蘇。豐奕音卓芽。毛果蟲豹。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穴。足御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音卓茅茨不翦。無斲音卓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棱楹。士穎音影首。

虛云此段語字多難句

涂本作複

盧云夔即獿字璧疑璧

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井幹。榮井刻花置其中也雕文檻修。雕文。雕鏤也文章也。璧音夔珎憂璧飾。古者衣服不中去聲制。器械不中去聲用。不粥於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去聲之物。刻畫音壞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鬬虎。唐錦。音提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扼。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騶貳輜音之輧音駢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音扶一馬伏櫪。當去聲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去聲絲。其餘則麻枲音徙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禕。音揮袍合不緣。夫音扶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音曾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音啼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

紬大典作細

盧云搔當作蚤

鞈涂本作韉琅御覽作馬腦二字繡下御覽有馬字

而居婚姻之飾。夫（音扶）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音湛）輿無植。及其後木輪（音零）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音立）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輪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鏤。（音鹿）塗采珥。（音二）靳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麑豹袪。庶人則毛絝（音庫）袷（音鍾）彤。（音同）撲羝皮傳。今富者麗（音渾）鼎（音吾）狐白鳧翥。（音竺）中者罽（音計）衣金縷。燕鼲（音喝）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音低）皮鷹而已。及其後革鞍氂（音茅）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韉（音劇）耳銀鑷（音聶）鞈（音列）黃金琅（音郎）罽（音計）繡弇（音掩）汙。垂珥（音二）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音壞）暴乾。古者汙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行柳陶（音竹）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音扶）一文杯得銅杯十。賈（通作價）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

在天子。今在匹夫。宋世家曰。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韓非子曰。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古者燔黍食稗而

埤音畢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音如鱉膾腥。麑卵鶉音純鷃音晏

擅拘鮐音台鱧音禮醢音海醯音希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膢音婁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大豕。無人無故不食珍。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烹殺。

盧云折醒疑析醒半疑斗

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音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去聲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謂之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去聲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去聲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音慢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馳音移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去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音額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樠音瞞之寢牀移音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樠士不斤成大

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幃幄。塗屏錯跗。音夫中者錦綈音提高張。采畫音壤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音氊蒻音弱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蹕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蘭音吝蘧音瞿蒢音除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桑。蒲子露林。中者獷皮代旃。音氊闥音達坐平莞。古者不粥絟。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殽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腊音揖馬朘音晙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曰。蹇音簡捕庸脯。脯音而羔豆賜鷰音谷臏音憤鴈羹。自鮑甘瓠。熱粱和炙。古者土鼓凷音塊枹音浮擊木拊音府石以盡其歡。明堂篇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齊俗訓曰。古者非不能陳鍾鼓。鼓莞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也。及其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浮去聲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音即周足以

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椁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葬俗訓曰古者非不能竭國靡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之野商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棺不斲卓儉之適者也

今富者繡墻題湊音腠題湊棺木內向也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音提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檀弓曰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伸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孔子謂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物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及其後則有醢音海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縣音遥吏素桑樑桑上聲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去聲紈音丸綈音提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

無檀宇之居。廟堂之位。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去聲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音浮罳。音思。顏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也。劉熙曰。罘。復也。罳。思也。言臣將請事。於此復思也。蘇鶚曰。按罘罳以四是形。不思是聲。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間也。古者鄰有喪。舂不相。豫。蓋宮殿簷戶之間。也。巷不歌。謂。曲禮曰。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音排優。連笑伎音至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音記象珥。音二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豹。繁露環珮。中者長裾交禕。音揮璧。端簪珥。音二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

子游曰。有亡烏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年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雜事篇曰。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

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幕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共（音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王符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民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番拱遨遊也。（番拱。言晏安無事。番音衣拱手而已。）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瞻。（古瞻字。）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歷罪罪。古者庶人鹿菲草芰。（音技。）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音其。）下不借。鞔（音漫。）鞮（音低。）革爲。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

使容。紈（音丸）裏紃（音巡）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閭作。蒯（音快）苴（音蛆）秦堅。嬋（音戒）奏韋沓絲履。走者茸（音技）芰。徇官。吉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修務解曰。堯帝之女。奇伊長孺家。年一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髮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帝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淳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音朔）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音朔）幸之郡縣。富人以貲（音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抑索掣（音徹）頓。釋名曰。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半。一作九。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

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及質篇曰。其始皇既兼天下。大後驪。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死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鋸三泉之底。闕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

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繡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不以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默久之曰。如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陵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谷永曰。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

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氷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或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言。

封禪書曰。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欒大因樂成侯見求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是時上方憂河決。有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其後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多不驗。上乃誅五利。

陛下大典涂本俱作宣帝

陛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音妬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音妬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音妬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音妬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音妬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音妬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音妬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音妬也。諺曰。蠹衆而木折。喙大而齒壞。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

薄涂本缺盧云疑煖極大典作窮

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音翠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傳曰。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救匱第三十

丞相（去聲）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橈（音鬧）枉者過直。（橈。通作撓。屈也。）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去聲）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

之病矣。反質篇曰。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帛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大夫曰。孤子語孝。躄音壁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去聲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去聲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狥私。故武安丞相田蚡也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音扶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音潮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

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音彭侯之等。傳曰。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劉屈氂爲左丞相。封澎侯。隳壞其緒。紕音避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十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公孫弘傳曰。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瞿翟。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館舍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爲利者滿朝。音潮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音徹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爲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鍼音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去聲史曰。吾聞諸鄭長音掌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

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音扶劒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去聲意相寬。顏師古曰。屬意猶言注意也。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飡。無以更責雪恥矣。顏師古曰。素。空也。素飡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鍼音針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胡建傳曰。胡建爲渭城令。治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舞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

盧云未詳

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說山訓曰。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也。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音針。橐音托。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雜言曰。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扶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此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子石公孫龍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舜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愚者雖處平敞音昶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去聲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

於內善惡在於己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音升職任然後爵而祿之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音潮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今吏道雜而不選古作通富者以財賈音古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衛綰傳曰以戲車爲郎顏師古曰若今之弄車之技也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去聲垂青繩擐音灌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酷吏傳曰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主

術訓曰。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辨慧懷給。則棄騏而不式。雖其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轉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管子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商君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韓嬰曰。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爲去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音扶傅

音輔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揀守相然後任之樂毅曰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韓非子曰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泰族訓曰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道應訓曰聖人之處世不遺有技能之士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主術訓曰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嗜筋而不可使有聞也喑者可令守圉而不可使有言也是故有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無大小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

鹽鐵論卷之八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長吏厲諸小吏。（厲。病也。）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今小吏祿薄。郡國繇音遙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贍古贍字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荀悅曰。先王之制祿也。不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慕義。小人無怨。若位苟得薄。外而不充。憂匱是卹。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亂之道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親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爲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爲所濟俗也。語曰。貨賂音路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音扶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

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主術訓曰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其誠心弗施也

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

主術訓曰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劉峻曰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絃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晳之僞也

韓嬰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鴻烈解曰鄧晳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囚子產誅之也許慎曰鄧晳詭辨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止也傳曰鄭駟遄殺鄧晳而用其竹刑鄧晳制刑

書之於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夫音扶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房入聲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音巡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乎。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屈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未有也。春秋刺譏不及庶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

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于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音決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

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康誥曰。若保赤子。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作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愼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晳也。指武篇曰。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倚。今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籍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晳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晳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令乃行。氾論曰。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晳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泄冶曰。夫上之化下。猶風

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愼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叢談曰。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曹植曰。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音鋤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音悅。王符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執者賊良民。管子曰。先王者爲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者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兵略訓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音鋤子。器皿不居。況鉏音鋤民乎。指武篇曰。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晳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音鋤所以別苗也。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害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白虎通曰。刑罰者。五帝之鞭策也。覽冥訓曰。鉏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仲尼曰。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古防字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詩傳曰。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眄焉而見之。使民耳聒焉而聞之。使民心聒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聽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音扶不傷民之不治

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桂音卦罻音尉羅而喜也孔融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道應訓曰楚莊王問詹何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也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音悅爾行刑不樂音洛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曰施惠說音悅爾行刑不樂音洛則是閔無行去聲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韓非

子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民之力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韓非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朱穆曰。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可誘也。時邪。義不能止也。揚恪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古防字道其民。及政教之治。性仁而喻善。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儒林傳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勸學行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音潮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古贍字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悋。音吝何則。所饒也。夫音扶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齊俗訓曰。夫民有餘

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火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音透蛇。音迤起而爲非。未見其仁也。夫音扶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去聲成王也。百姓饒樂。音洛國無窮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傳曰。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音扶何奢侈暴慢之有。孔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

盧云三字脫當有

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澹（古聽字）不足。通濇（音畜）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音扶）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去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傳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盧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今時雨澍音樹澤。澍。時雨生萬物也。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音番而策土牛。殆非明王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去聲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天文訓曰。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陰氣勝。景短則陽。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史記天官書曰。歲星之所在。其國不可伐。歲星所在。穀熟。其下大豐。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伐。歲星所在。穀熟。其下大豐。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

盧云循疑脩

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應於天。元倉子楚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四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潔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福。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論衡曰。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斑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有聖人乎。詩曰。有渰音掩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

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脩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脩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音注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音洛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

音注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音極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通作價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去聲租。鼓鑄音注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通作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顏師古曰。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音挽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貴音世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音遙省

涂本有時字

鎮盧云疑鏽與鍬鏽銹同生疑生

約縣官以徒復作繕音善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賈通作價器多堅礪音坑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音于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通作價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音談食鐵官賣器不售音壽或頗賦於民卒徒作不中去聲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去聲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商人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可馬遷曰古者四民因其土宜各在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音縣燿音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管子曰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傳曰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

盧云二字脫

愛財用也。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昔者舜飯土簋。啜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盭領。而女不以巧獲罪。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崇禮第三十七

六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爲去聲賓非爲去聲主也。炫音縣燿音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爲去聲民也。夫音扶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通作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音至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去聲之。今乃玩好去聲不用之器。奇蟲不畜

之獸。角抵諸戲炫音縣燿音耀之物陳夸通作誇之。殆與周公待遠方殊。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抵當也。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御射。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顏師古曰。炫燿之物。眩人也。眩。相詐惑也。讀與幻同。其術本從西域來。即今吞刀吞火植瓜種樹屠人戳馬之術皆是也。漢紀曰。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張騫傳曰。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戲歲增變其益。與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音至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風俗通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音亦狄鞮音低來觀猛獸熊羆也。狄鞮。西方之民也。夫音扶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音蘆驢音离

駑音宅駞音跎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上聲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音二門戶。崐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去聲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雜事篇曰。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反質篇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士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徙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忽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劒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

玉所守。此寒不可云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雜事篇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悖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雖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逐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高誘曰。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鐏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

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夫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不能者。雖隋和滿篋。音怯無益於存亡。隋和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去聲齊三君。崔慶無道。刼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爲寶。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音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音影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雜事篇曰。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傳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

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越絕書曰。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戲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楚客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

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尊賢篇曰。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泰族訓曰。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尊賢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音扶

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陳琳曰。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說山訓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虫。藜藿爲之不採。鄭昌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音避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至公篇曰。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珠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與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是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匡人畏孔子。孔子世家曰。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

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去聲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音杭牧豎音樹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去聲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兎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去聲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音扶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指武篇曰。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樽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

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爲寇。秦王是也。詮言曰。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從風。兵略曰。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叢談曰。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夫音扶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汜論曰。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視。不覩北方。唯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爲寇虐。朝鮮踰徼。刼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氐棘人冉駹音尨嶲音髓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音扶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傳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去聲）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音灰）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音運）龜陰之田。（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旄羽祓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

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

韓安國曰利不什不易業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聚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

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音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音絮)行役戍(音絮)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搔動也利則虎曳(音異)病則鳥折辟(音避)鋒銳而牧罷(音疲)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音疲)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音允)社稷也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易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嘗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音遥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戍馬甲士。戍音絮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去聲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聲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

意而魯寢災。春秋曰。宋災。宋伯姬卒。左傳曰。鳥獸于亳社。如曰嘻嘻。出出。鳥或叫于宋太廟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矣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奔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內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爲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爲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春秋曰。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

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歐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